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解第二十一  
管子解第二十二  
管子解第二十三  
管子解第二十四  
管子解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解第二十二  
管子解第二十三  
管子解第二十四  
管子解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二十三  
管子解第二十三  
管子解第二十四  
管子解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解第二十四  
管子解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二十五  
管子解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二十六  
管子解第二十六

管子卷第二十七  
管子解第二十七

管子卷第二十八  
管子解第二十八

管子卷第二十九  
管子解第二十九

管子卷第三十  
管子解第三十

管子卷第三十一  
管子解第三十一

管子卷第三十二  
管子解第三十二

管子卷第三十三  
管子解第三十三

此言達者不  
為其所動是山  
木不變處推  
之人物皆然

管子卷第二十一

臨菑房玄齡註釋

唐

蘆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

形勢解第六十四

高字新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

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

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

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沈氏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曰  
所欲至可見  
人皆有欲特  
惡人主自解  
以高自失其  
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多處評惟常  
則不變天人  
自合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衍則字親切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易禮評入地  
則亦開  
心共釋而無  
深意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崇水心評節  
不可更王政  
所以配造化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李泌評威立於民民何可不得

楊慎評此磨深居靜攝之為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是樂也

郭正域評人若心如風雨則怨怒不及

劉魏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疆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卑。

程敏政評欲  
銜令必先樂  
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後  
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天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光緒元年評靜  
侯二守見治



張榜評歌樂  
美行民葵之  
好

朱養和評得  
八所以致治  
下今一軌

不言而廟堂無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整式。畫攝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實。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願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願。

門評畫攝

卷二十一  
六  
齊歲辰



何良俊評亦  
明德惟馨之  
意

管子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川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漢賦評羿與  
必矣奚仲取

言恰中舍道  
術巧而求治

其術能治  
也。其評別

以九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能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因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園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張泉評眾理相當語幽括

逐樞評依稀不識不知之風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未養和評鵠冠亦日夜行惟心陰為之



貴震評調爛  
美

夜行者獨有之乎。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評書

明千

古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沈鴻新評顧  
安所以集言  
行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何俊良評善者去小於大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鄉。謹於一鄉。則立於一國。謹於一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楊忱評納諫以肥身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餐疾食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秦和評惟命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葉水心評使  
人所以重器  
使

周元會評事  
最壞事

元類通評無  
取者守取

程敏政評廣  
理何新異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上如

下干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

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總評和之  
不止合行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想明夫評功  
夫正裁可為  
息邪之儀

蘇軾評萬物  
程式一語該  
盡



管子 卷二十一 權修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黃震評愛中之畏無不樂

潛評樂之生之若君自地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士，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冉新評扶道者扶持衆物使符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道者，扶持衆物，使符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修身補朴

法身評特滿

法身評特滿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胞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高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持古事評說  
也子孫貴甚  
也

務評利民  
帝王之寶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到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何後民評惟  
理無私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不純評勝  
此五巧拙然  
詐終不如  
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  
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  
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  
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  
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  
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枉候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臣家法

新經評河德  
交道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  
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  
削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交鳥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必  
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沈維境評量  
力而使之能  
信人

楊慎評須先  
知人品

葉心評切  
中世病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  
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  
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  
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氏新評衡  
不程書只是  
不自法而善  
因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沈氏新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經曰評使不  
忘處最微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本義純評上  
既下雍故下  
不得通上不  
得明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本義和評有  
物有恒言行  
則後再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為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  
悟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  
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註疏不同則天地開傳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世唯郭象許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製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  
守圉兵之充券則險阻不守

程欽或評莫  
知治亂強弱  
登不守